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4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4 ·

歷史·地理類

元史學

元朝秘史

新元史考證

李思純著

沈曾植註

柯劭忞著

上海書店

李思純著

元史學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
再版

史學叢書
第一種 元史學（全一冊）

定價 銀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李思純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蘭溪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本書據中華書局1927年版影印

元史學自序

元史學一卷，前年在南京屬稿未成，中間以事歸里，稿本棄擲篋中經年，無暇過問，今年來京師，始取而廣續寫成之。余數年來，輒喜採東西兩方蒙古史料披覽之，日久遂不能自禁，寫成此卷，所以示一已探討致力之概要而已。

元史學爲史學中之一專支，中國及西方沉酣於此者，實不乏其人。余以爲宜以專書論其性質及研究之狀況，使國中治史學之人，注其目光於此。余於此書，卽本斯職志而作。竊不自揣其固陋，以爲讀此一卷，而蒙古史之性質，與古今東西關於蒙古史之研究狀況，蓋朗若列眉，甚易尋蹟也。

今國中關於元史學之專家學者，自諸老輩外，其新進崛起而從事甚力者，以余所知，有泗陽張星烺（亮丞）、金華何炳松（柏丞）二君。其所研究著作，皆規模宏偉，計畫遠大，其書今皆在屬稿中。余寫此書，僅能陳其大概，殆如爝火黎明，以待東方之白耳。

此書雖無精詣，余亦頗以稿本從當世賢者商訂之。其曾經審酌材料，釐正譌誤者，有海

元史學

二

寧王國維（靜安）丹徒柳詒徵（翼謀）新會陳垣（援庵）海鹽朱希祖（遜先）諸先生並致感謝。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李思純識於北京。

元史學

目錄

第一章 元史學之鵠的

元史學之名稱及範圍——蒙古帝國在近代之影響——西侵歐洲之史蹟——東西交通後中國所得者——歐洲所得於東方者——回回歷與授時歷——西侵之地域——驛站制度之效——中亞之回耶教爭——伊兒汗之歐亞通婚——伊兒汗致歐洲帝王書——元代歐洲人之東來中國者——耶教之東方傳教計畫——元曲與馬可波羅——帖木兒汗國——吾人治元史學注意之點

第二章 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

中國近代元史學發達之原因——宋代之材料——元代之材料——明代之材料——清代之材料（現代附）——日本及朝鮮之材料——中亞及西亞之材料——中國史料之曾經西方繙譯及參考者——歐洲之材料——關於蒙古錢幣考證之書——遊記之作者——關於蒙

古史之西方書報雜誌

第三章 元史學之各項問題

史料之搜索——元秘史之譜牒源流——因忌諱而刪除之事實——洪鈞李文田取材所自——蒙古語與蒙古文字——名辭重複數之文規——名辭之語義——元史中同名之人——名辭中之西域語——現代中國語中之蒙語影響——明清各家之譯名異同——校勘譌誤——區分氏族之二說——蒙古與土番突厥東胡之關係——色目三十一種之名目——同化於中國儒學文學佛老各方面之西域人——胡人之漢姓名——太祖生年考證——馬可波羅入中國之年月——和林舊址——成吉思汗陵墓之爭辯——元史中之神話異聞——蒙古民俗研究——西侵之神話逸事

第四章 元史學之將來

中國方面史料之闕略——洪鈞與柯劭忞之誤點——丁謙李文田之多誤謬——補馬可波羅傳略——補勃萊奴喀皮尼傳略——補魯卜里克傳略——補海屯與森巴德傳略——補元代基督教傳佈史略——舊元史之注與補——改造新體元史之注意點

元史學

目錄

第一章 元史學之嚮的

元史學之名稱及範圍——蒙古帝國在近代之影響——西侵歐洲之史蹟——東西交通後中國所得者——歐洲所得於東方者——回回歷與授時歷——西侵之地域——驛站制度之效——中亞之回耶教爭——伊兒汗之歐亞通婚——伊兒汗致歐洲帝王書——元代歐洲人之東來中國者——耶教之東方傳教計畫——元曲與馬可波羅——帖木兒汗國——吾人治元史學注意之點

第二章 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

中國近代元史學發達之原因——宋代之材料——元代之材料——明代之材料——清代之材料（現代附）——日本及朝鮮之材料——中亞及西亞之材料——中國史料之曾經西方繙譯及參考者——歐洲之材料——關於蒙古錢幣考證之書——遊記之作者——關於蒙

古史之西方書報雜誌

第二章 元史學之各項問題

史料之搜索——元秘史之譜牒源流——因忌諱而刪除之事實——洪鈞李文田取材所自——蒙古語與蒙古文字——名辭單複數之文規——名辭之語義——元史中同名之人——名辭中之西域語——現代中國語中之蒙語影響——明清各家之譯名異同——校勘譌誤——區分氏族之二說——蒙古與土番突厥東胡之關係——色目三十一種之名目——同化於中國儒學文學佛老各方面之西域人——胡人之漢姓名——太祖生年考證——馬可波羅入中國之年月——和林舊址——成吉思汗陵墓之爭辯——元史中之神話異聞——蒙古民俗研究——西侵之神話逸事

第四章 元史學之將來

中國方面史料之闕略——洪鈞與柯劭忞之誤點——丁謙李文田之多誤謬——補馬可波羅傳略——補勃萊奴喀皮尼傳略——補魯卜里克傳略——補海屯與森巴德傳略——補元代基督教傳佈史略——舊元史之注與補——改造新體元史之注意點

史學叢書
第一種 元史學

李思純著

第一章 元史學之鵠的

凡將時間自成吉思汗以降，迄於其裔孫淪亡，空間自中國以至西域，中間一切興革盛衰之蹟，爲有統系的歷史之研究者，是曰元史學。

元史學之命名，蓋未爲適當也，所謂『元朝』者，乃自忽必烈入主中國後，規仿漢制，始定國號曰元，故元之爲義，僅足概括自忽必烈（世祖）迄脫歡帖木兒（順帝）之以蒙古大汗而兼爲中國皇帝者而言。至若成吉思汗（太祖）阿闐台（太宗）貴由（定宗）蒙哥（憲宗）之尙未定中國者，與奇卜察克汗國，伊兒汗國，察哈台汗國之離中國而建邦西域者，皆不得名之曰元朝。故實際上吾人所謂元史，僅居蒙古史中十分之一二耳。近代元史學家屠寄（敬山）頗知此義，彼將自成吉思汗以來塞外崛起之故乘，與西域諸汗開藩建邦之事實，別輯爲專書，署名曰『蒙兀兒史記』，所以別於吾

國舊時所謂元史，其識解甚卓。吾於屠氏之命意，固甚贊同。特吾書斟酌再四，而仍不能不用元史之舊名者：（一）國中專家，自屠寄外，無不習用元史之名。即較屠氏更爲晚出之柯劭忞氏（鳳孫）其所著述，亦以『新元史』名。既已約定俗成，當以不改爲是。（二）漢文既爲單音，命名宜從簡易。蒙兀兒史或蒙古史，字繁音複，不便使用，不若元史二字簡易合用。（三）忽必烈戡定中國後，雖宗藩不服，叛亂頻仍，然在名義上，仍爲蒙古全國大汗。中間亦時有西域宗王，入覲貢物。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朝，仍不能不謂爲代表蒙古帝國之中心。則元史二字，固可涵蓋餘邦。雖不免以偏概全之譏，但亦有可據之理由。故吾書仍從元史舊名。且更將數百年來東西專家對於蒙古之研究，亦擅爲定名曰元史學。

今於世界歷史之中，致力以專攻元史學者，果有何『鵠的』乎？凡學問者，爲學問而學問，其鵠的之不涉功利主義，吾固無庸於此再爲贅辭。若自其本身性質上言，則元史之譯名商訂地輿考証，年代搜索，事實稽訪，其困難蓋十倍於他種歷史。吾常思之，凡工作之愈困難者，則酷嗜搜索之學問家對之，其趣味愈濃，其勇氣愈增。然則治元史之鵠的

爲何。吾人姑存而不論可也。即使斯學別有其較高之鵠的，吾人亦不妨大膽斷言之曰：『元史學者，別無鵠的，即以困難爲其鵠的。』以其研究之特爲困難，而學者乃更羣趨之焉。

今欲明治元史學之鵠的，必先明蒙古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之地位，與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成績。蒙古人者，無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無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馬蹄所及，乃無意中於東西文化上，發生幾多之間接影響，此則治元史學者所當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績，則尤偉大可驚。今人梁啟超謂『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曾不百年，子孫淪滅，退伏沙漠，正如世界歷史上一颶風。』其言最爲切當。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輸之眼光觀察之，則蒙古崛起，雖僅爲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

今若自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結果言之，其顯然可見之影響，蓋可列舉。其在中國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遺跡，關於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響，食其

果報。試從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徵之，今日吾國固結於人心之省界思想，確定於法律之行省區域，探其歷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來乎？魏源（默深）『元史新編』地理志云，『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云云。柯劭忞『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紀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書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後，增淮南，福建，山東，爲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紀，以中樞大臣而兼轄行省，實明清兩代督撫制度之權輿。當時任行省宰相者極衆，故吾人當知近代中國之地方區畫，地方制度，蓋從唐宋以來，數經變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兩代承之，小有變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則元人南并中國後所遺留於今日最大之一遺跡也。

復次，則元人於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頗有影響。按契丹，女真二族，自竄據吾北方以後，浸假而文化濡染，習於漢俗，其『民族意識』已漸淪亡，而相率自附於漢人之列。故當蒙古盛時，彼曩日與吾爲敵之遼金二族，已馴伏歸化，深染華風。然彼雖自附於漢人，而漢人固未必便認爲同類也。自蒙古南并中國以後，乃逕分中國民族，曰『漢人』，

曰「南人」，其所謂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漢人，則其中包含北方久習漢化之契丹女真也。至是而彼久習漢化未能即真之異族，乃逕取得漢人之名，加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認之。於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賴蒙古人指鹿爲馬等稱齊視之結果，而名實兩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當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遺跡於中國者，則「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無所謂宗教信仰，厥後四方以次戡定，東西諸汗，亦頗苦其民蠻野鄙陋，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當時諸汗國分封萬里，幅員遼闊，風尚之傳習不同，交通之情況互異，故其所假借應用之宗教，亦復彼此不同。諸汗國中各種宗教爭競抉擇之結果，略如左表。

大元汗國	中國	喇嘛教
奇卜察克汗國	俄境西比利亞	回教
伊兒汗國	波斯	先奉耶教後改回教

元人興盛之時，西歐諸帝王，方沉迷於復興基督教之夢中，竭其力以屢興十字軍，冀絕滅回教於西亞東歐之地。當時以伊兒汗國之撲滅回教故，羅馬教皇，乃屢遣教士東行，冀與蒙古人聲氣相通，以從事合作，撲滅回教。於時元人方務兼併回教諸國，故亦採遠交近攻之策，務與基督教士交歡。吾人熟知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之父與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與羅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東來者也。乃不幸道遠稽遲，復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請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僅派二人，且未達中國，中道而返。其時復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侶，聲勢大張，若輩挾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別受聶思脫里教派（Nestorians）之影響，而今日風靡蒙藏之喇嘛教，於以創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轉移其眷顧基督教之眼光，而別注目於喇嘛教。於是北方游牧馳突之民族，遂一變而為黃衣佛號氣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實以是時種其因。吾人今日試游北方諸地，遠及塞外盟旗，乃恍然於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遺跡，其支配北方種族生活之情形，蓋若何強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當研究之鵠的耳。元人南并中國之所留影響，為吾人研究元史之鵠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歐洲